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三函
第六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起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盡甲戌梁元帝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凡七年。

戊辰

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

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爲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輒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紹宗之尤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輒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

彼紹宗與勦。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邪。○景旣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救。不敢開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若魏追兵至。河南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梁朝聞景敗。咸以爲憂。詹事何敬容言於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以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之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士軒。臣所耻也。顏師古曰。言為人無所輕重。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孟子文。注。介。大也。執弘大之志。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易豫卦。介于石。伊川傳曰。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閩外之譽。注。見普通六年。與國。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脫屣。履不躡。跟曰屣。脫之者。言易棄也。**質實**。名。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馬頭戌。未詳處所。唯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有馬頭山。未知是否。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元年。河南王。按。梁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地來降。封為河南王。南豫州。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蕭介。南蘭陵人。舊之子。

書法

書據何病。梁也。景說黯得入。即遣其將分守四門。則非委身歸義明矣。方且以為南豫州牧。甚

矣哉。梁主之蔽也。故書據病之。

發明

景既委身歸梁。謂宜恪守臣節。聽命梁朝可也。今乃不然。故綱目上書景眾潰走。下書襲據壽

春。以見其逆節不臣。已萌於此。使蕭氏而有謀焉。自當舉兵誅之。否則亟命邊將嚴飭守備。以制其禾突之患。縱使跳梁。不過侵軼疆場。其於宗社大計。未遽失也。天奪其魄。梁主不悟。又從而封爵之。借寇兵。資盜糧。傳虎以翼。自取覆亡。哀哉。然則南豫州之命。書之于冊。豈不足見梁主之謬乎。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聞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既敗。羊鴉仁亦還義陽。東魏遂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好於梁。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泰。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

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

一使之方耳。梁主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

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

將。集覽。閶闔門。閶闔本天門名。天子之闕。以象天門。故

予。又司馬相如賦。排閶闔而入帝宮。義陽郡屬荊州。今信陽州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注。義陽在南陽平氏

縣。項城縣名。屬陳州。忌。賈在翟。惡會居秦。忌。畏也。惡。憎也。翟。秦。春秋二國名。賈。謂賈季。即孤射姑也。會。謂士會。

即隨會也。又曰。隨季二人。皆晉中軍將。左傳。文六年。賈季奔翟。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晉人患秦之

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實。鄴縣名。注見漢獻賈季在翟。難日至矣。若之何。

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云。義陽古地名。本周申伯所封之地。秦置義陽縣。屬南陽郡。漢初因

之。後改為平氏縣地。三國魏復改為義陽縣。及置義陽郡。劉宋改為永安郡。南齊置司州。梁曰北司州。後魏改

鄧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尋復為義陽郡。唐初為申州。後仍曰義陽郡。宋改義陽軍。又改信陽軍。屬鄧州。元

改信陽州。國朝因之。改屬汝寧府。（懸瓠。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項城。古項子國。漢置項縣。屬河南郡。晉屬陳國。復屬梁國。東魏置北揚州。及秣陵縣。北齊信州。後周陳州。皆治此。隋始改爲項城縣。屬陳州。宋屬淮寧府。金仍屬陳州。元初省入商水縣。後復置。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貞陽。蕭淵明封貞陽侯。故云。）

書法

求成何卑辭也。此高澄詭計。侯景所以決反者也。故謹書之。

發明

梁納其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義。與師問罪之。不暇。何事反乃求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間矣。梁臣傳岐輩。非不發其奸謀。而梁主曾不之悟。遂墮其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甚者。書曰東魏求成于梁。無故而求。書法之意可見矣。

三月。梁交州司馬陳霸先討李賁平之。

屈獠洞斬李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詔以霸先爲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集覽

高要。漢武時置蒼梧郡。高要縣隸焉。梁置郡。隋置端州。宋陞肇慶府。治高要。

質

實

愛州。未詳沿革。唯安南國有愛州。屬清化府。未知是。否。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安南。陳霸先。吳興長。

城人。一統志云。高要。古地名。春秋時為百粵地。秦為南海郡地。漢武帝平南粵。為蒼梧。合浦。二郡地。三國吳。及晉。屬蒼梧郡。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縣。梁置高要郡。治高要縣。隋平陳。廢綏建郡。入四會縣。又廢高要郡。置端州。大業初。改信安郡。唐復改端州。又於四會縣置南綏州。屬嶺南道。貞觀中。改為潯州。尋廢。天寶初。改端州為高要郡。乾元初。復為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重和初。陞州為肇慶府。仍改軍曰肇慶。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肇慶路。隸廣西。尋復隸廣東。本朝改路為府。仍屬廣東道。

發明

一李賁而四書于冊。首尾凡歷八載。始克平殄。梁之軍政如此。他有大敵。其何以禦之乎。

夏四月。東魏遣兵圍魏潁川。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五月。魏以宇文泰為太師。○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如魏。質

實徐陵東海郟人。摛之子。

復脩好也。

秋七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東魏罷南郊道壇。

高澄以道士多為濫。故罷之。

書法

嘗書立天師道場矣。於是而有罷道壇之書。道士多濫。故也。終綱目道教之黜四。東魏罷南郊

道壇一也。是年齊以道士為沙門二也。丁亥年周廢佛道。二教三也。甲午年唐沙汰僧道。四也。武德九年

周廢二教。纔七年而書復。唐汰僧道。不一二月而書復。皆兼佛教。故其復易也。至魏罷道壇。齊以道士為沙門。則遂無聞焉。道佛皆異端也。由是觀之。佛之惑人。又甚於道矣。

八月東魏遣兵畧地江淮。取二十三州。**考誤**取二十三州當作取梁二

十三○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

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台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啓景謀。朱異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異謂其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鴛仁同反。鴛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都督江西。如不許。卽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喻解之。景遂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異。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初傳岐嘗以所聞責异。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梁主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答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

兼督衆軍
集覽
曹穆反
質實
王謝謂王導謝安朱張未詳其名也建康郡名注見

漢獻帝興平二年臨賀郡名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台

州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鄱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三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閩越國名

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一統志云封山本漢合浦縣地

南齊置封山郡隋罷郡爲縣寰宇記云在舊廉州南一

百二十里唐武德中以縣置姜州後州廢以縣屬廉州

故址在廉州府合浦縣境內司州注見太清二年義陽

邵陵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

元年徐驎吳郡人陸驗吳郡人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

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

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時梁主遣將軍王質將兵三千巡江。臨川太守陳昕啓以采石急須重鎮。而質軍輕弱。恐不能濟。梁主召質還。而以昕代之。質去。而昕未至。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禦。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擄。

集覽

板橋在建康城內。曾景建

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詩。輪鞅十年路。欲迷板橋名。在市朝共區分。區處部分也。分。扶問反。

質實

譙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歷陽郡名。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采石。山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七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臨

川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一統志云：南津橋名。在應天府聚寶門外。乃孫吳時所建。卽晉朱雀航也。今名鎮淮橋。慈湖，水名。在太平府城北六十三里。吳將笮融於此屯兵。晉陶侃與蘇峻戰於慈湖。又侯景之亂，兵至慈湖，梁人大恐。皆此。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發明

梁主每舉兵，率用其子弟統之。然而敗事誤國者，先後相踵。曾未有寸功可紀。今侯景反叛，綱目書遣邵陵督軍討之。而分注載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未幾，正德叛與賊合。梁主復命宣城都督卒亦不能抗賊。大抵梁室之敗，雖原於梁主之昏耄，而子弟互相傾軋，愈扇其禍，是以不可救藥。又况兇狠頑悖，有如正德。梁主曾不少察，他日爲侯景所賣，乃復泣見。然梁主畧不斥其反叛之罪，方且相與勞苦如初。知子莫若父，未有如梁主之謬者。綱目一書再書，亦足爲後世私其所愛者之鑒也。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

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悅守之。列兵繞臺城。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則歛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梁主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爲尖項，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鶩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景爲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爲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承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

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上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上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目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賊復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陳昕爲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鑄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卽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守堅城。以俟外援。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萬一爲變。悔無所及。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因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

鷺仕角反。羊侃子名。舂鍾。舂音本。蒲器也。鍾。鑿也。玄武湖在建康上元縣北十里。宋元嘉中有黑龍見。故名。袁甲貫甲於衣之內也。左。質實。朱雀。荀。注見晉明帝太寧傳。子木衷甲以禍人。吾之子。西昌縣名。注見天監四年。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東府。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東山。注見宋主昱元徽二年。一統志云。玄武湖在應天府上元縣太平門外。周迴四十里。晉名北湖。劉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故改名。今稱后湖。湖中有洲。洲上為庫。以貯圖籍。臺城。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江子一。濟陽人。統七世孫。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書梁臺城何。外正德也。正德引益圍國。無君父矣。故外之。綱目書以稱帝五。漢劉嬰。劉盆子。梁

蕭正德。蕭莊。僧卓巖明。

發明

不曰梁蕭正德。引侯景圍臺城。而曰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者。正德叛父。侯景叛君。君臣父子之義俱絕。已非梁之臣子。故不繫之梁。而曰圍梁臺城也。前此侯景初反之時。書曰梁侯景。正德初叛

之時。書曰梁臨賀王正德。至此則始絕之。書法之謹嚴如此。雖然。侯景翻覆叛臣。雖曰降梁。實有謀梁之

心。今既反於壽陽。已與其黨有直掩建康之謀。然綱目一則曰。正德引景兵渡江。一則曰。正德引景圍臺城。向微正德。景其肯遂已乎。曰。侯景之反。固無但已之理。然使正德不內叛。則猶未至若是之烈。綱目正色書之。一以見梁主寵愛子弟之失。一以見正德凶悖叛父之罪。爾嗚呼。梁主好納叛臣。好用子弟。好有反逆好事姑息。卒之禍亂之作。不出於是數者。又况溺浮屠之學。從殄倫之教。棄君臣。絕父子。遂使臣叛其君。子叛其父。是以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莫不遷延顧望。互相吞食。畧無拯救君父之意。綱目悉書之于冊。蓋欲使後人鑒之。毋至蹈其覆轍。自取滅亡者也。若夫正德素懷非望之心。而綱目必書景以正德稱帝者。又以著亂臣賊子。更相援引之惡。爾無父無君。於禽獸乎殊何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鄂州刺史南